

Objects
in the Old Time

器物里的 旧光阴

只想和你走一走
尘世里的村庄。

项丽敏
／著

器物里的 旧光阴

项
丽敏
／
著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器物里的旧光阴 / 项丽敏著. —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5
(博物馆)

ISBN 978-7-302-39154-8

I. ①器… II. ①项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17887号

责任编辑：宋丹青

装帧设计：张龙梅

责任校对：王荣静

责任印制：沈露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总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 量 反 馈：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：清华大学印刷厂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70mm×210mm 印 张：8.5 字 数：196千字

版 次：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：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56.00元

产品编号：060736-01

目 录

第一辑 器物里的旧光阴

竹椅	2
锅炆炉子	5
杀猪桶	7
茶箩	11
粿限子	14
水桶	16
榔槌	18
鞋槌头	20
狗气死	23
鸡罩子	25
凉床	28
百子桶	30
竹茶筒	33
长板凳	36
蒲扇	39
站桶	42
八仙桌	44
笠帽	47
草鞋	50

摇 篮	53
稻 箩	55
竹扁担	58
竹 匾	60
凉 席	64
煤 油 灯	67
砂 罐	70
板 车	73
石 磨	77
水 缸	81
饭 甑 子	84
木 梯	87
葫 芦 瓢	90
酸 菜 缸	93
烘 笼	97
火 桶	100
木 碓	103
桌 盒	105

第二辑 皖南乡村段落

皖南乡村段落	108
阁楼上的小丫	132
住在乡下的母亲	147
时光小镇	167
古村散记	180
我的皖南（后记）	197

器物里的旧光阴

第一辑



竹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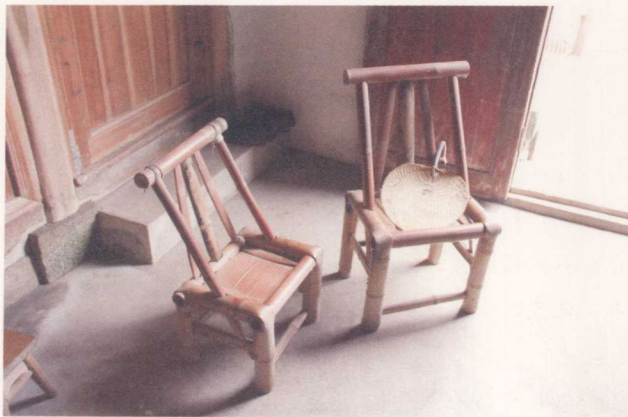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年头了，那两把竹椅，在老家堂前一小片斜照里泛着油红的光，静默安然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在尘世里过了半生的夫妻——不，是母女。

是的，那是一对母女椅，在我6岁的时候，它们经由一个扳匠的手进入人间，来到我和母亲的生活。我的母亲是一个乡村教师，皖南多山，大大小小的村子散落在山的褶皱和凹处，仿佛丛林里任意生长的蘑菇，一条山路盘山绕水串连着村子，除了天空旋飞的山鹰，没有人能看到路的尽头。母亲就在这样的村子里教着书，从18岁到58岁，用四十年的人生脚步丈量着这条路的曲折与长度。

我是在母亲30岁的时候出生的，仿佛一个意外，其实是冥冥之神有意的安排：母亲太孤单了，在那样深的山里教着书，一个人，长年累月的一个人，除了脚边的影子再也没有个伴儿，于是命运就给她派了一个做伴的人——另一个酷似她的小影子。母亲对于我的到来并不喜悦，甚至很懊恼，她已经有了一个尚在学步、需要喂养和照料的男孩子了，没有精力再照料一个更小的婴儿。在我还是棵脆弱的胚芽附着在母亲

子宫里的时候，她曾用从山坡上往下蹦跳和挑重担压迫的方法试图摆脱我，摆脱这个给已经够麻烦的生活增添麻烦的意外，只是上天的意志并不以她的意志改弦易辙，秋天的时候，我像熟了的果子从她的枝丫上落到地面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仍然



频繁地梦见小小的自己走在那条弯来弯去没有尽头的山路上。山路是寂寞的，少有阳光，也少有行人，除了正在草丛里生蛋的野雉和树冠端坐的猕猴，大半天碰不到一个路人。我和母亲大概是这条山路最常见的身影了，每到周末，母亲会挑着担子走在前面，我背着小小的布包跟在母亲身后，从正午走到暮色四合才能到家。家里住着哥哥和奶奶。父亲不在家，父亲在更远的山那边工作。

我和母亲就是在山路上遇到扳匠的。先是听到扳匠的脚步声，那脚步声跟在我们的身后有一阵了，咚，咚，每一步都很重，甚至还有回音。母亲把担子换了一个肩头，回头看了看，催着我快些跟上。我也随着母亲的目光回过头，只看到山尖的日头快落下去了，没有看到人影——脚步声是隔着几道弯传来的。我在母亲催促的声音里感觉到了不安，母亲是害怕那很重的脚步么？这条路上经常会有奇怪的声音，隐藏在路边的灌木丛里，窸窸窣窣，对这些声音母亲并不害怕，母亲说那是野兔和山狸在捉迷藏呢。

当脚步声接近我们身边的时候，母亲终于忍不住把担子从肩上卸下，停在路边，回头对我说：“丽敏往边上站，让一让路。”这时我们就看见了一个背上扛着刀、锯、锉之类、高大得出奇的人走了过来。

“是个扳匠。”等那人走过去消失在路弯上的时候，母亲舒了口气。

“扳匠是什么啊？”对不懂的东西我总是喜欢问。

“扳匠就是做竹椅的师傅。”母亲说。

“做竹椅的师傅不是竹匠么？”

“竹匠是竹匠，扳匠是扳匠，不同的。”母亲不耐烦再多给我讲了，把担子放在肩头招呼我快一点，赶着脚向家的方向走去。

长大一些以后我才知道扳匠和竹匠的区别。竹匠是把竹子剖成篾片和篾丝，编制成竹篮、竹篓、竹筛、竹席等日用器物的师傅；扳匠是把竹子剖开后用火熏，再以臂力将熏得微黑冒气泡的竹节扳弯，弯成九十度直角，以榫销连接，制成竹椅、竹床、竹摇篮等家具类器物的师傅。

后来我们经常在这条山路上见到那个扳匠，有时是面对面的遇见，扳匠其实有副

很和善的面目，喜欢笑，远远地看见我们就憨憨地咧开嘴，有时会指手画脚地比画着什么——原来他是哑巴。遇见的次数多了便仿佛成了熟人，如果顺路，扳匠会帮母亲挑一截路的担子，那么沉的担子一到他的肩头就变得轻了，母亲拽着我，小跑着才能赶得上。

半年后，扳匠扛着他的工具到母亲教书的村子里做事，地点就在教室的隔壁。那教室原是一间老祠堂的房子改成的，老祠堂很大，有三层院落，另两层院落派了别的用场，一层住着八旬的老五保户，一层堆了杂物，并空出一半地方专给外面来的手艺人干活用。

哑巴扳匠不会说话，每天却有很多人围在他身边看他干活，七嘴八舌地评论他的手艺，一只竹椅扳出来，小孩们便抢着坐上去，我总是抢不到，母亲也不让我抢，母亲说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样子。“女孩子的样子是什么样子？”我问。“就是斯斯文文的样子。”母亲说。

扳匠歇气的时候会走到教室这边来听母亲上课，坐在最后一排的空位子上，那么小的座位坐着那么高大的人，就像一只骆驼卡在小树里，简直有些可笑。扳匠脸上的表情完全不像个大人，有些羞涩，听课的态度很认真，把黑板上的字一笔一画用手指写在课桌上。

扳匠在村子里做了一段日子，临走的时候拎了两把新崭崭的竹椅放在母亲面前，涨红着脸用手比画着，指指小竹椅指指我，指指大竹椅指指母亲，又指着大竹椅的椅背让母亲看，椅背上端端正正地刻着四个字：教书育人。

母亲收下了两把竹椅，拿钱给扳匠的时候却被扳匠狠狠瞪了一眼，扳匠气呼呼地挥舞着手臂，像是自尊心受了很大的伤害，脸都变形了。母亲赶紧收起钱，指着大竹椅上的字对扳匠挑出大拇指，扳匠立刻咧嘴笑了起来，腼腆地低下头。

扳匠走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他，大概是去了别的地方了吧。皖南有那么多山，那么多的山路，游走异乡的手艺人不会总是走在一条山路上的。

锅炆炉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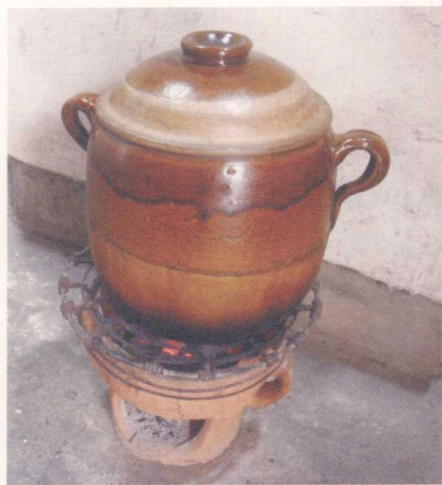
10岁以前我跟着母亲在她任教的乡村小学里生活着。教室是一间旧祠堂改建的，东南角用木板隔开一个四方小间，算是卧室，西北角则用砖块搭了一个简易锅灶，每天早晚，母亲便在那个灶台上升起四处奔突的炊烟。这灶台也不知是哪个马大哈搭的，除了烟囱不通，熏得人直流眼泪外，竟然只有一个灶洞，煮了米饭就不能炒菜，幸好母亲还有一只锅炆炉子。

锅炆炉子就是黄泥小炭炉，半尺高，下有炉洞，中间隔以蜂窝形的炉眼，仰天敞着炉口，笨拙又憨厚的样子。

锅炆炉子以灶膛里烧出的火煤为燃料，添进几块结实的木炭，便可把汤钵或火锅坐上去。别看锅炆炉子体形小，煮汤炖菜的功夫一点也不亚于土灶。

母亲的锅炆炉子有一些年头了，炉身已裂开好几道缝，若不是有一圈铁丝紧箍着，早就七零八落了。母亲用这只锅炆炉子煮饭——抓几把米在一只白铝锅里，淘净了，加水，坐到已冒出火星的炉口上，递给我一把小蒲扇，吩咐我对炉洞扇风，让黑黑的木炭蹿起火苗来。我很喜欢母亲交予的这项工作。不，这不是工作，而是很有意思的游戏，是我与炭火玩的火焰游戏。那些火焰很听我的指挥呢，我用力扇风的时候，它们就爆出火花，呼地蹿出长长的火舌，几乎要把白铝锅给吞下去，而当我停止扇风时，火舌就不见了，缩回炭心，仿佛一个有魔法的妖怪躲进山洞。等白





铝锅的锅盖被热气顶得噗噗直响时，母亲一把夺走了我手里的蒲扇，“好了好了，不要扇了，再扇锅底就要焦了。”

下过霜以后，母亲会用锅炆炉子炖萝卜汤给我喝。这时候的萝卜是甜的，不用去皮，洗净了切成片，加水，煮开后再加盐，加米汤，任它慢慢地炖着。锅炆炉子擅长的就是慢功，细火苗在炭心里静止般地燃烧着，不动声色地舔着锅底——时间长着呢，日子长着呢，只要那炭火不灭，就不用着急什么。等萝卜汤炖得如同牛奶

一般浓稠时，母亲便用碗舀起，让我喝。“多喝萝卜汤，冬天就不会感冒了。”

母亲也用锅炆炉子熬过一些古怪的草叶树根。一只陶罐坐在炉子上，黑沉沉的，闷声不响，那炭火看起来也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覆着一层灰，灰越来越厚，看不见一点火星子了，这时母亲会把酱黑的汤汁倒进碗里。我闻着那复杂的气味，有些害怕，母亲怎么了？怎么会一口一口喝下那样难闻的东西？手控制不住地颤抖着，脸色又那么苍白？

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，母亲的锅炆炉子离开了那个旧祠堂，回到了自己家的房子里。这房子是父亲和母亲把老屋拆掉后新筑的，有前院后院，后院里有柴棚、鸡房，甚至还有一口很甜的水井。父亲请砖匠在厨房里筑起有三个灶洞的吸风灶，烧水、煮饭、炒菜，互不耽误。

每天放学我丢下书包就进了厨房，在母亲回家前先把煮饭的灶洞烧起来——一把引火的细竹丝点着放在灶膛心里，架上几根细柴，等细柴烧着了再架上劈柴。灶膛里的火苗真旺啊，嗖嗖地舔着锅底，有几只势头很猛的火苗甚至要蹿出灶洞，然而在接近洞口时却被一股风力吸住了，牵进烟囱。很快，吐尽火苗的劈柴变成了火煤，红艳艳的。灶台下的我把一只火铲伸进灶塘，将火煤铲出，运送到锅炆炉子那张总是仰天敞开的大嘴里。

杀猪桶

春节和母亲坐在老家堂前，烤火，看电视，嗑瓜子，聊村里的事情。

“村里人家现在还养猪吗？”我问。

“养是养，很少了，”母亲说，“去年美红家养了两头猪，入冬的时候突然死掉了。”

“怎么搞的？”

“都怪她自己太大意，把用剩的半瓶农药放在猪栏里，被猪拱倒，吃下去就死了，两头猪肥得很呢，再养一个月就可以杀了。”

“真够可惜的，两头猪不少钱啦。我记得村里过去家家养猪的，怎么现在不养了？”

“养猪不划算，猪饲料贵，过去养猪喂的是地里种的东西，萝卜、山芋藤、南瓜什么的，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，剩下老人和小孩子在家，地没人种，猪也就没有这些吃了。”

“那村里的杀猪佬山叔不是失业了吗？不过他也老了，杀不动猪了。”

“山叔早不杀猪了，十年前就把他杀猪的家伙卖掉了，杀猪桶也劈开当柴烧了。”母亲拂落一枚掉在膝上的瓜子壳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

哦，杀猪桶，那可是村里最大的木桶啊，大得像童话里的小木屋（倒着的木屋），能装五六个小孩子，小时候玩捉迷藏我曾和山叔的儿子躲在里面，把稻草盖在身上，等人来找。杀猪桶里的气味并不好闻，有股子很冲的腥膻气，但孩子们玩疯了的时候就顾不上这些了，只管一个劲地往里爬。

山叔不喜欢小孩们在他的杀猪桶里玩游戏，若被他发现会像拎小鸡一样把我们拎出来，往地上一掼，顺手往他儿子身上抡几个大巴掌，嘴里骂着粗俗的话。他的儿子也不避让，眼珠子红红的，泪光一闪一闪。

山叔的面相本来就很凶，发火的时候扭曲得更怕人了，极像传说中的雷公。

我喜欢和山叔的儿子一起玩，他不像别的男孩子那么野，皮肤比女孩子还要白，头发天然卷曲，眉目也清秀，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山叔。

一年差不多有十一个月杀猪桶是派不上用场的，闲置在村子的公屋里。而一到腊月杀猪桶就被抬出来了，搁在谁家门口，就表示着谁家要杀年猪了。

村里有五十多户人家，家家养了猪，有的人家还养了好几头。这些猪平时在村里走来走去，随心所欲的样子，到处留下冒着热气的粪便，也没人嫌它们脏，即便不小心踩到了也只是跺一跺脚，从家里拿来粪箕和粪耙，把猪粪拾进粪箕，倒进菜地。

猪像人一样喜欢串门，还喜欢偷食。大娘（大伯母）家的猪总爱往我家跑，趁着我家的猪出去遛弯的空儿，便从后门溜进来，把后院半桶猪食风卷残云地吃个精光，又悄悄溜走，有时溜慢了一点，被母亲看到，就会挨打。母亲拿起门后的扫把抡过去，打在猪腿上，猪就扯起嗓子嚎叫起来，一跛一跛地逃出门去。

大娘在隔壁听出是她家的猪在嚎叫，跳出来，指着我家的门破口大骂，母亲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于是一场由猪引起的嘴仗就拉开了帷幕。

大娘家的猪也时常跑到山叔家去偷食，被山叔的老婆看到当然也是要挨打的，大娘又跳出来和山叔老婆骂架。山叔老婆似乎很怕大娘，不敢长久应战，回应两句就转身进了家门，再不出来，而大娘并不因此偃旗息鼓，拍着自己的大腿继续起劲地骂着。

我们小孩子很喜欢村子里有大人骂架，仿佛看戏一样觉得热闹，一听到动静就跑出门，围拢过去，有时也会在心里帮着一方，比如大娘和山叔老婆骂架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帮着山叔老婆，不知道是因为她长得好看还是因为她嘴笨，不会骂。大娘骂的一些话我总是听不懂，回家问母亲，“大娘骂山叔老婆比偷食的猪还不要脸，偷男人，生的儿子是个私巴子。私巴子是什么意思？”母亲听了我的话劈头一顿训斥，“死小鬼，好话不听，听这些个肮脏话回来，还问。”

大娘家人口多，养的猪也多，猪养多了就抢食，吃不饱的那头自然老爱往别人家跑，瞅着空子偷食。喜欢偷食的猪确实要比别的猪长得肥一些，但对这头猪来说，肥

一些也就意味着要比别的猪更早地挨刀子。一进腊月门，那杀猪桶里最早放倒的猪必是大娘家养的。

除了骂架，杀猪是村里的小孩爱看的另一种热闹场面，这场面大人也爱看，谁家杀猪都会有一圈人围在边上，或站着，或蹲着，评肥论瘦，说着村野粗俗的玩笑话，需要帮忙的时候也会抢上前去搭把手。

“哎，山叔这杀猪桶可真够结实的，用了十来年了吧，给多少猪洗过澡啊？还是猪比人有福，那么丑的家伙，临了却叫人给服侍得干干净净的。”

“怎么，是不是你也想洗澡了？那就把杀猪桶搬回家去，让你老婆烧上一炉水，好好地服侍服侍你，开膛破肚，洗个痛快。”

山叔弯腰站在杀猪桶边，把桶里的猪翻过来折过去地褪着毛，热腾腾的水蒸气笼着他，看不到他的脸，只听到他的声音，有些兴奋，粗嘎嘎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想到猪的嚎叫，也是粗嘎嘎的。

褪好了毛的猪看起来确实干净得很，白生生的身子半靠在桶壁上，头露在水面上，眉眼弯弯，竟像是很舒坦的样子。

山叔老婆从不观看别人家杀猪的场面，她对人家说是因为很怕猪血水的腥气，闻着头晕，可是山叔身上就带着那种气味啊，常年地带着，仿佛天生就是那样的体味，她又怎么就能闻了呢，还天天在一起过日子呢？

山叔老婆那样标致的人为什么会嫁给杀猪佬山叔？山叔老婆和大娘骂架的时候为什么一听到“私巴子”就像被毒蜂蜇了一样缩回家门？

小时候弄不明白的事，后来慢慢就明白了。也不是自己想明白的，而是听村妇们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天，听明白的。等到明白一切原委的时候就替山叔老婆感到委屈：18岁，怀了自己所爱男人的孩子，却眼睁睁地看他迎娶了另一户有权势人家的女儿，她呢，只能带着自己快要临盆的胎儿，带着一辈子都抬不起头的羞辱，嫁给娶不到老婆的山叔。

杀猪桶搬到我家门口的时候，离过年没几天了。大清早父亲就挑起水桶去河里担水，杀猪桶能装下多少水，父亲就要挑多少担水回家，倒进大灶的锅里烧，烧开后再

舀起来，倒进杀猪桶。

猪在后院的猪栏里，沉重的肚子晃来晃去，都快垂到地面了。这几天它很少进食，总是不安地转着圈子，听到村里传来的尖锐嚎叫声就站住不动，耸着鼻孔，似乎要把空气中异样的气味闻个明白。当山叔和几个帮手推开院门，叉腰站在猪栏前时，猪便傻了一样直瞪瞪地看着山叔，目光中是无处可逃的绝望。

茶箩

皖南竹编的日常器物中数茶箩的形状最接近人的形体，有脖子，有肩膀，甚至还有微微隆起的腹部。一只茶箩倚在树下，远远看过去，酷似一个墩实的人在树荫里纳凉的样子。

在皖南，一户人家有几口人，只要数数他家有几只茶箩便知道了。细心一点的凭着茶箩就可以看出这家有几个大人，几个孩子，甚至还可以估摸出这户人家男女的比例，秀气一些的茶箩通常是女人用的，粗壮一些的茶箩自然是男人用的。小茶箩看起来颇像一件可爱的玩具，玲珑得很，模样和大茶箩倒没有什么差异，如同大人具有的肢体器官小孩也都具备，只是大小上的分别。

在皖南一个孩子够得着锅台便可拥有自己的小茶箩。茶箩的脖根上有两个对称的眼，一根粗麻索的两端系牢在眼上便是背带，讲究的人家会用几种颜色的布条编成粗绳——这样的背带又柔软又结实，不会把肩膀磨得起泡。背着小茶箩的孩子跟在大人后面，跌跌撞撞地翻过一座山坞，又翻过一座山坞，茶箩不时地磕着孩子的小腿，猛不丁还会使个绊子，故意把孩子撂倒在开满细碎草花的泥地里。

正月一过，田里的油菜就蹦出了细细的花苞，山上的杜鹃花也在精心地打着苞儿，这时候茶农们便会扛起锄头去挖春山。所谓挖春山就是给茶山松土，将那刚冒出头





的春草锄去，以免它们恣肆地疯长，吞没通往茶山的路径并抢去茶树的养分。等杜鹃花将每一座山头燃得快要蹿起火苗来的时候，采茶的季节也就到了，阁楼上闲置的茶箩这时会被请下来，排列在堂前，等着主妇挨个儿抹去灰尘，系紧背带，一副精神灼灼整装待发的样子。

对我和哥哥来说背起小茶箩上山采茶的日子几乎就是假日，有半个月的时间不用去课堂了，不用背课文，也不用理会那枯燥得要命的数学题，我们像两只刚学会奔跑的幼兽，对展开在眼前的大自然新奇极了，兴奋地扑进去，在草地打滚，在花荫里追随着香气的翅膀，大口大口地品尝着春的宴席。

杜鹃花是春宴上的大菜，也是最丰盛的美味，一树挨着一树摆满了整面山坡，人在里面走着走着就迷了路，被施了幻术一般怎么也走不出去，索性采了一大捧杜鹃花在树下躺着吃起来。野草莓是春宴上的另一道美味。野草莓的名字也叫梦子，长在树上的叫树梦子，缀在草尖上的叫地梦子，满山的梦子扑闪着红星星样诱人的光亮，高一声低一声地唤着我，“小敏我在这里，小敏我在这里……”野蔷薇的花骨朵也在春光里扬起粉红的脸来招呼我，但我对它过于精致的花瓣没有食欲，我更喜欢野蔷薇新抽出来的枝条，选那肥嫩多汁的折下，剥去鼓着细刺的外皮，入口大嚼。

四月，蜜糖色的阳光晒得人浑身酥软，脸颊像喝了春酒般热得发烫。和我一道上山的哥哥早不知奔到哪个山坞去了，唯有亲密伙伴小茶箩一直跟在身边，我的肚子